

(苏)弗拉基米尔·奇瓦诺夫 著

可怕的诱惑 ——同谋



可怕的诱惑——同谋

〔苏〕弗拉基米尔·奇瓦诺夫 著
黎鉴堂 贾云 等译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内 容 提 要

维克托·普什卡廖夫报考大学，在看榜时，认识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塔马拉。两人都没有考上。塔马拉灰心丧气，十分悲观，而维克托鼓励她一面工作，一面复习，来年再考。半年过去了。一天，维克托在街上遇到了塔马拉和一个男青年古拉姆。于是他们便开始交往。不久，古拉姆邀请维克托和塔马拉开车到莫斯科去玩，维克托开始时有些犹豫，在塔马拉请求下，终于一起出发。到了莫斯科后，便发生了一系列出人意料的事件……

可怕的诱惑——同谋

〔苏〕弗拉基米尔·奇瓦诺夫 著

黎鉴堂 贾云等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开本 10.75印张 229千字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7-5014-0166-7/I·40 定价：2.50元

印数：00001—14600册

序

首先谈一下最主要的问题：关于作者个人及本书的体裁。奇瓦诺夫·弗拉基米尔·弗奥多罗维奇是刑事调查局最老的工作人员之一。他著有关于苏联民警工作的多部作品。

毫无疑问，B·奇瓦诺夫是有一定写作经验和写作素材的。

我认为，必须最清楚（尽可能清楚）地理解作者写作体裁的含义。这是在评价《同谋》一书的思想优点和艺术优点时提出精确、公允的标准（主要是相同的标准）所必须的。

从前关于这种体裁的说法不一：阅历丰富的人的散文，业务散文等等。在各种体裁的综合已越来越经常地在文学中出现的今天，我倾向于这样一种看法：作者的写作体裁是小说文学（从好的方面理解）、高水平的纪实文学和以教育青年读者对自己和周围的人负责为目的的政论作品这三者的混合。

应该指出，这种体裁的“混合”对于出自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等等内行人手笔的当今文学来说是很典型的。他们想用最吸引人的形式把自己的宝贵思想献给读者，所以经常把构成文艺作品实质的那些因素、即紧张的情节和人际关系中的不平凡事件加进自己的讲述之中。同时，我再说一遍，按照文艺作品纯洁而又高雅的标准去评论这类作品我觉得是不合理的。

这类作品的社会教育目的在于：让具有丰富社会经验的人把自己对社会的观察和重要见解告诉青年人，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不进行教训式的说教，而是尽可能通过引人入胜的形式作通俗易懂，情真意切的叙述。

中篇小说《同谋》完全做到了这一点。它通过取自生活本身的真实材料再次提出了青年人对自身命运负责的问题。一个人对坏事持消极旁观或中立态度必然导致他共同参与作恶和道德堕落。在我们的社会特别注意青年人的教育和自我教育的今天，这种题目和这类题材就更具有现实意义。

本书有某些地方写得非常出色。在那里作者凭自己丰富的职业经验，准确生动地描述了民警的实际工作，描述了民警预防犯罪和侦破犯罪案件的情况。这些地方（书中这些地方很多）写得惟妙惟肖，细致入微。这只有经验丰富的刑事调查局人员才有此等工夫，因而能引起读者的浓厚兴趣。

B·奇瓦诺夫的《同谋》一书值得一读。它具有不容争辩的社会教育意义和这类作品所特有的写作优点。其中包括作者丰富的专门知识，对描写对象的深刻了解和明确的公民立场。

E·博加特

献给刑事调查局的同事们

作者

第一章

维克托·普什卡廖夫走到桌子跟前，细心地看了看那些装得鼓鼓的信封。他没有象上两次那样拿中间的，而是取走最左边的那一个。

“考签是第几号？”瘦削的主考人问。

维克托打开信封，看了看考签，回答道：“十七号。”

“好。”主考人低下头在表格上作了记号，指着第一排的一张桌子说：

“坐下准备吧！题不难。”

看过考题之后，维克托稍微平静了下来，心脏的跳动也平稳多了。第一和第二道题不太难，可第三道题就伤脑筋了，是社会和生态学问题。他搞不清楚该怎么回答。关于这个问题在中学学得不多。当然，可以就向空中和河道弃置工业废料问题，建设净化设施问题，自然界的有限资源和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等问题议论一番。此外，还可以谈谈对树

林的乱砍滥伐问题。如果不制止这种乱砍滥伐，我们还能给后代留下什么呢？

但是，维克托觉得，要得到高分，仅仅泛泛而谈是不够的。主考人一定会问到这方面的法律和决议，问到联合国在这方面正在做些什么。

为什么考签上偏偏要有这个鬼问题呢！

维克托环视了一下考场。觉得它不象起初感觉的那样大。后排传来了翻动试卷的沙沙声，压低了的叹息声和个别人没完没了的低语声。

维克托大约准备了半小时。他很想向人请教一下这倒霉的第三道题。但问谁呢？桌旁只有他一个人。

“喂，年轻人，”主考人温厚地微微一笑，“能回答吗？”

维克托从容地来到考试桌旁，并充满信心，镇静自若地开始回答，甚至回答得有点过于详细。他的目的是想尽可能拖长时间，免得谈到这讨厌的生态学。同学们都说，如果回答得好，有时就只让你回答头两个问题。关键是要装出一副善于独立思考的样子。这样做才能奏效。

果然如此。主考人站起来，轻轻打开门，朝走廊瞧了一眼。走廊里挤满了考生。

“好吧，不用答了。”他用手指按了一下眼镜，注意地看了看维克托。

“年轻人，看来你对材料掌握得不错。那么说，你喜欢地质勘探系啰？那很好！为了对你有一个完整的印象，请你简略地谈一下‘民主’和‘社会现象’这两个概念的定义。这两个词是你们经常用到的。”

他接连说出了好几种定义，但是都不够准确，都没有说服力。

“不要着急。请好好想想。”主考人耐心地看着他。

维克托两颊绯红。出现了令人难堪的沉寂。他知道，他不能正确回答这个总的看来不算复杂的问题。

主考人那温厚的表情消失了。

“奇怪！我掩饰不了自己的失望，”他冷冷地说……

第比利斯大学的走廊挤满了披上节日盛装的青年男女。他们三五成群激动地交谈着。有一个人开了一句玩笑，引起了一阵笑声。大家都在等候11点这个张榜时刻的到来。来自生产单位的人表现得信心十足。他们知道，他们更有可能被录取。

维克托站在存衣室旁，聚精会神地阅读报纸。他感到情况不大妙，但却装着对录取名单无所谓，而对全国象棋冠军赛的评论文章更感兴趣的样子。

“紧张吗？”

维克托转过身来。旁边站着一位身材苗条的漂亮姑娘。

“您为什么认为我紧张呢？”他用一种尽可能冷淡的口气问。

“您在11点之前好久就来了。”

“真会观察！”维克托带点讽刺地说，接着微微一笑。

“您考地质勘探系？”

“这也知道？明白了。您在这儿工作。”

她天真无邪地解释道：

“您不是我们这批的。所以我觉得……说实话，我真紧

张。昨晚失眠，我老早就跑来了。不过无济于事。胸有成竹的人都是按时来的。”她那副金耳环颤动了一下。

“您有什么可紧张的呢？清晰的思维，逻辑性……”

“我在考试时有这种逻辑性就好了！”她伸出手来。“我叫塔马拉。让我们一起紧张好吗？”

快到11点时，入口处的大厅人更挤了。一个身穿绿色衣服，头发斑白的胖女人在一个青年小伙子的陪伴下，庄严地走下楼梯，手里拿着几张道林纸。是名单！布告牌旁边顿时热闹起来。有个站在前面的人突然想起要大声朗读名字。于是大家便静了下来。维克托紧张地听着：要是突然出现奇迹就好了。但是响亮的声音沉寂了，人群好象被水冲刷那样，逐渐散去了。维克托紧咬牙齿。奇迹没有出现。没有读到他的名字。为了进一步核实，当剩下的人不多时，他亲自看了一遍名单。考试时向他提出的补充问题产生了作用。

“维克托，过来！”塔马拉站在电话室旁，手里玩着一个硬币。她也是两眼噙着泪水。“我没有考上，”她绝望地说。“主考人显然是压分了。我是拼命准备了。”她的双唇在颤抖着。“我真不知往后怎么办才好……”

维克托怜悯她，于是振作起精神说道：

“首先不要伤心，不要灰心丧气。您这种愁眉苦脸的样子，从楼梯上就可以看出来。”

“让他们看好了。我羞愧得真想钻进地里，”她抬起头。“连活也不想活了。”

维克托用责备的口气说：

“瞧您说到哪儿了？别胡说！天无绝人之路，除了上大学就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吗？”

塔马拉听不进半点忠告。

“您说得倒轻巧。您要是处在我的地位……”

“已经处在这种地位了。我也没考上。不过我不打算上吊。我能挺住。考不上的人占70%。”

塔马拉朝维克托转过身来。她穿一件蓝色短衫和一条驼色绒布裤子，看上去活象一个伤心难过的顽童。

“真受不了！这下子人家就要说闲话了：啥也不会，还想考大学呢！熟人也会暗中嘲笑……”

“胡说。您是为熟人才来报考的吗？不是！”

“我最讨厌有人在背后叽叽咕咕。”她冷得缩了缩肩膀。

维克托安慰她说：

“不要紧。就把今天的失败看作是一件不愉快的偶然事件好了。咱们明年再考。”

“明天，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好。一辈子都这样说。明年的竞争者不会少了。”

为了转移她的注意力，维克托给她谈了不久前父亲的死。并谈到，他母亲按专业是个医生，但是随着年华的消逝，把业务忘了，只好去当一名护士。最后，即使他也去工作，同时上夜班，也没什么不体面的。这样会减轻母亲的负担。

塔马拉沉默不语。

“您别愁眉苦脸了，”维克托故意振作精神。“就把这次考试看作是一般练习好了。甚至有经验的运动员往往不是第一次，而是第二次，第三次尝试才能取得好成绩的。比如，举重运动员……”

“还有跳水运动员，”塔马拉淡淡一笑。“在他们往下跳而水面不溅出水花时。”

维克托明白了她插上这句话的意思。

“到明年我们比别人更有经验，所以考上的机会就会多些。对了，我们今年也许还能碰上好运，”他补充说。“到第一学期末，一部分大学生会被淘汰。好象允许从夜校中选拔落榜者补上。”

“真的？”塔马拉好奇地问。“您差多少分？”

“一分。”

“我差两分。”塔马拉环视了一下大厅，铺着红地毯的楼梯和变得稀少的人群。“走，维克托，今天我们在这新房子已经是多余的人了。”

“走，就当一切不愉快的事情都已经过去。”

“不愉快的事可能还在前面呢，”塔马拉顺口说了一句。

他们在鲁斯塔韦利大街上走着。天空万里无云。洒水车慷慨地用水冲洗着大街的石条路面。已经是一点钟了。灼热的柏油发出浓烈的气味。人行道上密密麻麻的人群——午休时间开始了。他们走到“矿水”商店附近就分手了。塔马拉答应给维克托打电话，但没有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告诉对方，说到秋天才能安装。

谢列布良内胡同的小吃店散发出面包、羊肉馅饼和新鲜蔬菜的香味。维克托走进自家的院子，登上狭窄的旧楼梯，来到家里。屋子空荡荡，静悄悄的。母亲已经出去了。他坐到父亲的写字桌旁。桌子的抽屉安有螺旋式铜制把手。在厚

厚的玻璃下压着从《星火》杂志剪下的第比利斯“狄那莫”足球队的照片。旁边是全班合照和一张他同父亲在哈舒尔山口的合影。桌上放着一摞教科书和写满提要的本子……一切都和这次考试的前夕一样。维克托若有所思地看着他们这条静静的胡同。一位老邻居勉强坐在台阶那矮矮的长凳上。她用一根小木棍刮着桃子，再放进一只大铜盆里去。在对面屋子的窗边，坐着一个双腿瘫痪的年轻人。维克托想起了父亲去世前不久曾说过的话：

“离中学毕业的时间不多了。好好考虑一下自己的未来吧。我希望你能成为一名地质工作者。”

父亲自己也没上过大学。虽然他常常说：“人越老越想学习。”不过他成了一名出色的机床调整工。维克托凝视着课本，想起了在把证件呈交给大学之前一个月，他曾对妈妈说，他打算上历史系。她当时什么也没说。只是到喝晚茶时才说道：

“你父亲希望你成为一名地质工作者。这是一种很好的专业。”

为了使心情平静下来，维克托打开了磁带录音机。响起了一首熟悉的歌曲。这首歌曲已经流行快一年了，他能从头至尾把它背下来：

喂，亲爱的，快快来吧，
学着我们的榜样，
别再无精打采……

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塔马拉，想起了她那端庄秀丽的脸

庞和那颗下唇底下的小痣。他懊悔自己没有送一下这位新结识的女友。不然的话，至少可以知道她住在什么地方了。维克托按了一下键，躺到了沙发床上，床上暖烘烘的，十分舒适。墙上的花纸在太阳的照射下，发出玫瑰色的亮光。

人是无法选择要做什么梦的。梦景会突然到来、变幻并消失。好梦和恶梦的出现都在人们的意料之外。维克托梦见那瘦削的主考人。他笑容可掬地向维克托提问并紧紧搂住他的肩膀。维克托吃力地叹了口气，然后睁开眼睛。母亲正在俯身看着他。

“你怎么啦，妈妈？我说梦话了吗？”他欠了欠身子问。

“没说梦话，不过你哭了……”

维克托坐到床边，发现母亲用忧虑的目光看着自己，于是便垂下了头。为了回避使人痛苦的提问，他搂着母亲，并且紧贴着她的面颊。

“告诉妈妈，”母亲低声说。她的话声没有懊恼。她越平心静气地问他，他就越坦率地回答。

“不要难过，妈妈，我已经长大了。我打算进工厂并且还准备报考。我要进……”

象小时候那样，母亲让他的头部紧贴在自己的胸前。

“你不要考虑我，”她沉默了片刻。接着，好象想起了什么，说道：“谢谢你，孩子。不过要记住，妈妈现在还用不着你帮忙，等我将来老了再说吧，”她的声音在颤抖。“现在最要紧是好好准备考试。”

夏天过去了，秋天也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十二月的寒天

已经来临。城里的屋顶和小公园已经盖上了一层薄雪。维克托正在上补习班。晚上到阅览室做功课。他相当认真地准备考试。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满满的，甚至连几分钟做什么都作了规定：8点30分起床，接着吃早饭，做功课。睡前必须散步。他没和塔马拉见过面，她也没来电话。不过偶然见过她一次。那是在新年前几天，当他从面包店出来的时候。她同一个小伙子站在化妆品商店的橱窗。她喜笑颜开，显得格外漂亮。维克托提着一网兜面包，觉得不好意思，于是放慢了脚步。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塔马拉在笑咪咪地看着他。

“维克托，你好！我们好久没见面了……”

“你没留下住址，也没给我打电话。”他把目光转向姑娘的同行者——一个个子不高，稍微发胖的小伙子。他25岁左右，穿一件黑色皮大衣，显得落落大方，不亢不卑。

“你们认识一下吧。”塔马拉说。

“我叫古拉姆。”小伙子的手掌很松软，但很有力。

“他叫维克托，我的难友。我们俩都没考上大学。喂，你现在怎样？谈谈吧！”

“正在准备。这次一定考上，”维克托坚定地说。

“好样的！有理想，”塔马拉大笑起来。“我也想下死功夫准备，但是看来，用功了一夏天，我这个没用的脑袋就不行了。决定休息一下。你去过格连吉克吗？没去过？真可惜。那里太好了。不错，是石底浴场，可也是够棒的了。”

“还有太阳晒黑的痕迹，”维克托边看着她那油黑透亮的脸庞，边说。

“不是每个姑娘都能得到这样好的休息机会的，”古拉姆插了一句。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支香烟，喀嚓一声打着了打火机，往橱窗那边退去。

“你不想上大学啦？”

“当然想！到春天再开始准备，”塔马拉想了一下说。

“现在我工作很忙。请不要奇怪，我临时到咖啡馆当招待员。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她赶忙补充了一句。

“算工龄吗？”

“这不是姑娘干的活，”古拉姆宽厚地说。“成天端托盘……”他虽然站在橱窗旁边，但他们的谈话他一句也没放过。

“古拉姆，用不着你为我选择职业。想想自己的工作吧。到你这样的年龄，还吹管子……”

“那当然，我们这些没文化的人还能做什么呢，”古拉姆冷冷一笑便走开了。

“他是谁？”维克托低声地问。

“谁也不是，在我们的咖啡馆吹单簧管的……喂，我们明天再见面吧。你去过杂耍游艺场吗？”

“没有。”

塔马拉叫古拉姆过来。

“喂，把你的票给我。”

“你怎么啦，塔马拉！……你这人真古怪，”他惊奇地说。“我倒乐于效劳，不过总得有个头……”古拉姆拿出钱夹子，取出一张窄窄的浅蓝色印花纸条。

维克托递给他三卢布。

“维克托，别闹笑话！”塔马拉不让给钱。

“把钱收起来吧，小伙子，”古拉姆说。“不过请记住，票子我是忍痛给你的。”

在杂耍游艺场，维克托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充满神秘色彩的昏暗灯光，奇妙的舒适感，低沉而陌生的乐曲。穿着红色上衣，系着蝴蝶形领结的服务员把他们领到舞台跟前的桌子旁，然后送来了两大杯百事可乐和两根绿色的人造小吸管，对塔马拉低声说了句什么，便从容地朝别的顾客走去，显出一副神气十足的样子。

维克托觉得，他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不知所措。他怀着轻松的心情听完了音乐会的序曲。弧光灯亮了。大厅充满了玫瑰色的灯光。在小小的舞台上闪烁着绿、红、黄和淡紫色的灯火。节目真是丰富多采：有芭蕾舞、演唱、技巧、手技……最后是在电动扬声器震耳欲聋的轰隆声伴奏下的舞蹈。时间就这样飞快地过去了。

他们十分兴奋地走出大街。此时，已经是午夜时分，下着零星小雪。在静寂的广场和大街上挂着一串串新年彩灯。

“你喜欢音乐会吗？”塔马拉边把脸庞藏进短皮袄的领子里，边问。

“不大喜欢，”维克托回答，过了一会儿他又不好意思地补充说：“也许我有些地方不大懂……”

“从掌声看，有不少人喜欢音乐会。”

维克托更感到难为情，但还是说道：

“这种情绪是喝酒和舞蹈激起的。我可怜那些一味迎合喝过酒的观众的演员。”

“所有的杂耍游艺场都这样。”